

熊批史綱

馬公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史闕全書三冊

定價二元八角

校對者 熊材達

發行所 安徽法學社

北京棉花八條第三號

印刷所 益世報營業部

北京南新華大街

電話南局一九九五號

分售處 京外各書坊

史闕卷十二

古劍陶菴張岱紬

宿松熊佐虞點勘

北宋紀

太祖趙匡胤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享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之。及太祖卽位。語世宗羣臣。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心腹。

太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曰。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慎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謫詢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麵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中。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召見道士證隱。隱年九十。形氣不衰。帝欲留居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非野人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術。清心鍊氣耳。帝王之道。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甚嘉之。

宋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所蓄不貲。每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致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太祖采聽明遠。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往伐也。遂舉兵伐蜀。

乾德五年正月。吳越王錢鏐入貢。疏買十七十八兩夜燈。太祖下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

太祖聞唐主酷嗜佛法。乃選少年僧有口辨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自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太祖嘗與趙普言桑維翰。普曰。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太祖與趙普相遇甚奇。當周世宗親征淮南。太祖分兵攻滁州。南唐主李璟命大將皇甫暉襲之。太祖大敗。暉入據滁州。太祖聚兵清流。慮暉再至。問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微服訪之。依其計。從間道薄城。暉不爲備。奪門入。遂得滁州。趙學究卽普也。

太祖居潛。與太宗及趙普遊長安。遇陳搏。下騾大笑。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相從市飲。搏睥睨普良久。曰。也得也得。普跛。隅坐席右。搏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左。建隆庚申受禪。與搏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鳴鐘搗鼓。殊不省庚更同音。至理宗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言驗矣。周諸葛十朋娶趙弘殷女。太祖妹也。一日太祖與飲。席中言恭帝幼冲。權以中外物情可取而代也。十朋大怒切責。以拳毆太祖。拂衣而去。及陳橋兵變。卽易姓諸。樵于會稽山。終身不復出。

太祖一日大宴。驟雨不止。上不悅。趙普因奏百姓正望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

藝祖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上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釋之。古來聖主名臣。斷無使性遂非者。

宋太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于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幔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卽位。謁廟禮畢。請讀誓碑。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卽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卽心腹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天必殛之。

陳搏方四歲。戲渦水側。有青衣媼置懷中乳之。聰悟日益。入武當山。辟穀鍊氣。二十餘年。徙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禁中。賜號白雲先生。

王彥昇性酷烈。善擊劍。人號王劍兒。開寶初爲原州防禦使。西人有犯法者。彥

昇不加刑。每召僚屬飲。輒引犯前。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栗不敢動。前後啗耳凡數百人。西人爲之遠塞。太祖以其擅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曹翰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載以歸。無以爲名。乃取廬山東林等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當時爲之押扛羅漢。初。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陣圖。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曹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即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詬誶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蓋體卹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彬子瑋善將畧。其用兵出入神變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忽失瑋所在。及明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當在涪州。有告戍卒叛入西夏者。瑋方對客弈棋。漫應曰。吾使之行耳。未幾。夏人輒斬叛者。投其首境上。時契丹使過天雄。每敕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蓋懾其威名云。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堂屋敝壞。子弟請少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宋建隆二年。曹彬爲都監伐蜀。謁孔明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頽敗拆去。祇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遙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

張靄。浦城人。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急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小事。何急如此。靄曰。亦急于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靄跪而徐拾之。帝曰。汝欲訟朕耶。靄曰。臣不能訟。自有史官書之耳。帝大悔。賜靄縑百匹。

樊若水家池州。嘗舉進士於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釣魚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太宗光義

宋太宗卽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有丐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詈罵不休。衆人環觀。靡不忿之。忽人叢中一軍校躍出。刺丐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問者。

街卒具其事聞於有司。以刀爲証。坐富民殺人罪。旣讞獄。太宗問富民服乎。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丐者實吾殺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羅鉗吉網。不必濁世。乃罰失入者而釋富民。諭自今訊獄。加慎毋濫。

太宗淳化中。春日苑中釣魚小宴。姚鉉詩先成。有花枝冷澗。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之句。賜白金百兩。時輩榮之。以比奪袍賜花等故事。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册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者也。朝廷用人。取之夾袋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熊氏曰。內政外交孰重。曰。重內政。政事修明。民安物阜。聞之與國。未有不翕服者。一遇交涉。無不順利。此事理之當然也。用人行政孰重。曰。重用人。人各當其職。則政無不舉。如蒙正之勤訪人才。護之夾袋。可法也。有清咸同間。胡

林翼曾國藩。皆以疆吏而求賢若渴。卒之人材輩出。號稱中興。豈偶然哉。

太宗時。一宮人踰垣而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死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時領去。送尼寺。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盒子貯進。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呂蒙正有客富言者。一日白蒙正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且遠過我。遂令與諸子同學。厚視之。卽富弼也。又嘗對帝謂兒子夷簡有宰相器。時方任推官耳。其倫鑒如此。

張齊賢爲布衣時。僮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竟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

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純肩一指。分爲數段。舉而啖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若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不讓。重負而返。

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福壽康寧。世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上殿。命益坐茵爲三。旣歸洛。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携觴游釣。榜於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尙書。鄭文寶聯水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齊賢極喜之。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待宴北園。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俱詣殿廷謝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賈黃中五歲時。其父玘。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咏。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歿。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爲作詩賜之。

張齊賢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善飯。上數召至宮中。禮遇甚隆。賜詩爲壽。每稱之曰。婆婆老福。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窗格上有火燃跡。後亦不復換。以爲玉。

堂一盛事。

太宗嘗命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食經羹藜含糗之說。因問易簡。食品稱珍。何者爲最。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心知壘汁美。帝笑問其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大醉。擁以重衾。忽醒。湯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有壘盜。不暇呼童。掬雪盥手。滿飲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帝笑而然之。

陳正敏遜齋閒覽云。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表云。白首竊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進士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清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及第。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

齋之妄。不待攻也。

呼延贊武人。有胆勇。每自言願死於敵。福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下至妻孥僕隸皆然。諸子耳後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生。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傍有刃。絳帕首。乘驢馬以自異。更有佺誕不近理者。盛冬以水沃孩穉。蓋冀其長耐寒而勁捷也。故其子多病。贊又自割股爲羹以療之。

楊業事太宗。爲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毡罽。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常言吾爲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兔。朝廷以其老於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爲楊無敵。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哭。叩問其故。此人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强要其女爲妻。詠明日至其門。陽假僕往探親。僕遲遲。强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卽數其罪。僕倉皇間。詠以袖椎揮之。墜崖而死。歸曰。盛价不

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

張詠知益州。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詠曰。脫亦何難。卽就枷斬之。吏俱慄懼。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亦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成爲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

張詠知杭州。植葳。民竊販鹽。以自給。捕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或曰。恐不可縱。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患莫大矣。姑

俟秋成嚴禁之。民有子與堦訟家贖者。堦言舅臨終。子纔三歲。遺書命異日三分付子。堦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七與子死矣。亟命七給子。三給堦。時人服其明斷。

張詠知成都。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於午後食人兒女。詠召其屬吏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得一人。命戮於市。卽日帖然。詠曰。僞言之興。沴氣隨之。妖則有形。僞則有聲。止僞之術。在乎明決。不在厭勝也。

張詠知益州。民有訴主將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入井中來。是時羣黨詢。詢聞自投井。遂無他說。又免與主將有協名。

張乖崖謁陳希夷。贈以一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閒散地。也須多謝鬢邊瘡。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

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而行。衆不敢譁。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喜與俗人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寶神興舍。恕先長壽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直宗恒

宋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鬢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此可謂善解莊者。向秀郭象。還不如如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

寇準。字平仲。少時愛飛鷹走狗。其母舉秤錘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初授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手植雙栢於庭。至今以比甘棠。名萊公栢。後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以掛紙錢。踰月。竹盡生筍。人號相公竹。因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寇準。年十九。登進士第。時太祖策士。必親自臨軒。見年少者。輒抑之。或教準增

年。答曰。準始進。可欺君耶。既入仕。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尙難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萊菔。反之。未幾。髭髮皓白。既爲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羹染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陰刺以詩曰。小年罷去任紛紛。不忍增年惑上聞。餌藥變鬚祈速用。如何到此又欺君。由此有隙。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以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與坐。使者歷觀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李沆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

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耳。終無忤也。

沆堂前藥欄壞。妻令守舍者弗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豈以此動我一念哉。弟維輩勸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尚如此。至死不變。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時新羅國新起高樓。厚資金帛。奏請涓撰記。時人榮之。衛太素。宋真宗朝。探羣臣有位望者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號二十四氣。太素其一也。

寇準在鎮。每遇生辰。輒造山棚。大會賓客。又服用僭侈。帝聞。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何也。旦徐對曰。準誠賢。獨無如其駿。何。上良久曰。然。此正是其駿。

耳意遂解。

眞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丁謂貶崖州。以家在洛陽。因爲書自責。叙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曰。伺守會衆時達之。旣達。守不敢隱。卽以聞。帝見之。爲感惻。乃徙雷州。

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寇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眞宗問近臣。唐時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謂對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謂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曰。子美詩可謂一代之史。

也。

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癭。時人目爲癭相。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塲禮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卷。又表修裴度祠於圃田。

陳堯佐以進士及第。爲中牟尉。嘗作海喻一篇以寄志。人奇之。通判潮州。潮人有張氏子。隨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傷之。命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鱷至暴。非網可得。及是竟弭受網。因作文肆諸市而烹之。一時異其事。

杜鎬性敏辨。博學強記。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像。爲旁舍所訟者。兄疑其法。不能決。鎬輒應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大奇之。太宗嘗問西漢賜與。悉用

黃金。何近代遂爲難得之寶。鎬對曰。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賤。眞宗幸澶淵。適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禮。以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討。前歌後舞。上甚嘉重之。鎬凡有所檢閱。必戒吏書云。其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行。開卷覆之。無一誤者。其淹晰多類此。

查道沈嶷有至性。母病思鰈羹。方冬苦冰。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鰈尺許。母病尋愈。後數年。母卒。遂遊五臺。將祝髮爲僧。一夕雷震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畏。寺僧異之。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等。嘗知虢州。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爲計值。掛錢於樹而去。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元僧楊璉眞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

和靖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舟。

游西湖諸佛刹。有客至。則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舟歸。蓋以鶴爲客至之驗。

楊徽之善詩。與邑人江文蔚齊名。太宗聞其詩名。嘗索所著撰。徽之奏詩數百篇。且獻詩爲謝。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上嘉賞之。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爲賜。詔與李昉等類輯文苑英華。分命徽之編詩百八十卷。

楊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提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

曹克明有智畧。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蠻酋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日。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日。當試以

人取箭刺脅股而傅以藥。脅立死。羣脅慚懼而去。

楊避舉。瓊州人。時李守奉使至瓊。道遇之。至其家。諸父百二三十歲。祖宋卿。年百九十五歲。次見雞窠小兒。出頭下視。宋卿謂守曰。此九世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

仁宗禎

仁宗性仁恕。忽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忍以一旦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左右皆呼萬歲。

影戲始武帝李夫人事。宋仁宗朝。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人影。始爲魏吳蜀戰國之像。

仁宗時。有道士游於市。形狀大異。飲酒不醉。好事者圖其形。達於帝。帝召見。賜酒一石。飲盡之。次日司天臺奏云。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所在。

嘉祐初。梅公儀贄出守杭州。帝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到杭侈上之賜。遂建堂於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記之。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今年太歲在東。不可犯。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忌。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物阜。天下稱治。及崩。葬昭陵。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

曹后善飛白書。有遠識。嘗於元夕諫帝張燈。是時果有衛卒數人。乘夜作亂。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釋徹帝所。宦者猶以乳媪毆小妮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

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爲明日行賞驗。故爭盡死力。賊卽就擒。

仁宗內宴。進新蟹一器二十八枚。帝曰。吾未嘗枚。值幾何。左右對曰。值千錢。帝不悅。曰。數戒汝輩勿爲侈靡。一下箸。費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

仁宗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尤驕恣。通請謁。御史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六人。

侍讀林瑀。自謂洞曉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卦。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頻宴游。務娛樂。始合卦體。而天下治。上駭其說。斥之。

蔡齊。字子曰。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株。甚盛。與殿基等高。及拆卷。乃蔡齊。上見其狀。堂喜得人。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出。狀元得給騶。自齊始。

晏殊字同叔。以神童出身。年十三。楊億薦於真宗。值御試進士。便令就試。見題。輒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愛其不隱。仁宗朝拜相。謚元獻。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之後持梁公畫椽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

南俗尙鬼。狄青征儂智高。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錢盡面。左右諫止。曰。倘不如意。恐亂軍心。青不聽。萬衆方聳視。倏而揮手一擲。百錢皆面。於是舉衆歡呼。聲振林野。青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而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平邕州。還師加言取錢。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

狄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

方縛素。青適往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青死後。子謚詠護喪歸西河。父老爲言此事。

狄青宣撫廣西。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令大張鐙。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參軍。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服藥。數遣左右行酒。客至曉。未得散。忽報云。三鼓已破崑崙矣。

狄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爲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談兵。卽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

狄青面故有涅。既貴顯，涅猶存。上勅青傅藥去涅字。青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後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祀其家。

衡州耒陽縣有石碑，乃是諸葛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又相傳孔明立石誓蠻曰：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於右，後爲雷所擊，惟有斷碑。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甚妙。又大金國志：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圖繪，蓋天畫也。

楊王休調台州黃巖尉，邑有豪民武斷一方，具得其奸狀，白于郡，黥隸他州。閩里歡傳稱爲鐵面少尹。

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太祖廢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其几，樞厲聲曰：老天便打

折陳經之臂。亦不換矣。

李嵩。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搭膝。被迫者皆別妻子。辭朋友。京中相傳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

楊億初生。母章夫人。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脫化。既誕。則一鶴雛也。舉家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曰。吾聞世之異人。其生亦異。如姜源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則鶴已脫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次日乃落。

億生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之登樓。觸其首。卽吟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從祖徽之嘗與語曰。與吾門者在汝矣。雍熙初。年十一。試中童子科。太宗召見。試一賦二詩。頃刻立就。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金闕詩。有願秉忠貞。節終身立。聖朝之句。除正字。後賜進士。兩爲翰林學士。億每作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不妨媾思。以小紙細書。揮毫如飛。

文不加點。真一代文豪也。

張去華舉進士第一。善談議。嘗獻元元論。真宗嘆賞。命以縑素繕寫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四壁。但以不飾邊幅。故仕不顯。生十子。而師德最賢。舉進士亦第一。當世榮之。

王曾自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在朝正色獨立。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訛言耳。不足慮。已而果然。知應天府。民間訛傳有妖若飛帽。夜搏人。京師以南。人情大惶惑。曾下令勅里門夜開。但口言妖至者卽捕之。妖頓息。

王曾居恒寡言笑。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與楊億同列侍從。億喜諧謔。於僚友無所不狎侮。獨與曾言。則曰。余不敢戲也。真宗常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使諭曰。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勿以朕爲慢。其見嚴憚如此。

其知天雄軍。契丹使往返。必歛車徒而過。無敢或譁。

杜司徒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後。着一釐布欄衫。跨小驢入市。看盤伶傀儡足矣。後致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是吾意。政欲爾也。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稱世衡嘗夜飲。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姬戲。世衡遽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宋莒公。初名郊。字伯庠。天聖初登進士。仁宗便欲大用。有忌之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祀天。於朝廷未便。仁宗乃問諭之。遂改名庠。一日移書葉清臣。稱同年。葉戲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此何許人。吏還。具以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

當年劉更生。

宋祁字子京。與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莊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時人呼二索。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常以藁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甚富。性清約。但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

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作鷓鴣天云。寶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作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况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陛下。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卽以宮人賜之。

宋子京好客。會賓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夜天。

子京博學能文。天資醜藉。好遊宴自嬉。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閣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爲尙書修唐書。

富鄭公弼自臺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卽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有慙色。

寇準不識丁謂。而王旦識之。富弼曾公亮不識王安石。而張方平蘇洵鮮于侁李師中識之。人各有所明暗也。

邢和叔欲從康節學數。康節略爲開示。和叔稱說古今不已。康節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留別詩有云。圯下每慙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康節曰。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和叔要學康節之數。康節不肯曰。徒長奸雄。

范仲淹。字希文。吳人。幼孤。隨母適長山朱氏。讀書長山。日煮粟米二升作粥。晝以四塊。斷齏數莖啖之。一日於寺中得密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先名朱說。後改今名。世傳其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同于張祿。名非竊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後知青州。有惠政。溪側忽湧醴泉。遂以范公名之。今醫家汲此水以丸藥。名青州白丸子。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

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飢。惟杭宴然。

仲淹守饒。有書生上謁。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飢寒。無如我者。時盛稱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墨本值千錢。仲淹欲爲打干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忽擊碎其碑。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仲淹鎮越。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卽薦之。

范純仁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奸邪。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公次子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夫人曰。如此。亦豈章惇所爲耶。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少時作長嘯。却胡騎賦。後奉使契丹。虜中相目曰。此長嘯

公也。司馬光亦嘗言。吾勇決不若范景仁。

英宗際

王岐公珪在翰林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值學士爲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君臣無對坐禮。上曰。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政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乃再拜就坐。夜深下二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或團扇箋帖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研。珊瑚筆架。玉管筆。皆上所用者。列於公前。來者應之。上曰。豈可虛辱學士。須與潤筆。遂各取頭上花朵。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袍袖中。宴罷。月將西沈。上命撤金蓮燭。令內使扶掖歸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韓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現。仕至司徒侍中。封魏公。爲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尙書令。諡中獻。後追封魏王。

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古塚。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開讌。召漕使顯官。設一桌。置玉盞其上。將酌酒。遍勸客。俄而爲吏將誤觸臺倒。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變。徐語曰。成毀亦自有時。韓魏公宴客。覩一營妓插杏花。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席散。公命老兵喚妓。已而悔之。呼老兵。尙在。公曰。汝未去耶。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未去。有人膺作韓魏公書。詣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緡。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於魏公。其人至京。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君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卽爲發書。公之子弟。疑爲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人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略不凡矣。至關中。夏太尉竟與之官。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奏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入試。若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之。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呂相國微中。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

韓魏公在魏府時。有禁卒私逃數日。而顧其母以至者。軍士執之以見。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得復見。誠知擅去當誅。但得一見母死。無恨矣。公惻然。考核得實。卽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泣。頌公仁慈。

魏公駐兵延安。夜有人持匕首至臥內。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曰。張相公。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公亦不治此事。韓琦在魏都久。遼使過。必書名。以韓公在此故也。後忠彥使

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韓億執政。每見有摺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懌。曰。天下太平。雖昆蟲草木。皆欲使得所。今仕者大望爲公卿。次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官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也。二韓公皆千古至人。

崔公孺性直亮。好面折人。仁宗朝爲諫議大夫。韓魏公爲相。監司有不得其人者。公孺進曰。公居陶冶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爲人害。可乎。公謝之。

至和嘉祐間。舉子文尙奇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公欲力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忙。最爲警策。聖俞

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幾輩。皆不與選。士論洶洶。闕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以五星自比。而待我輩如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敢作詩者三十年。歐陽修知貢舉日。每遇閱卷。坐後常見一朱衣人。若點頭。則其文入格。始疑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爲之三嘆。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劉幾好撰怪險之語。歐公深惡之。會知貢舉。決意痛懲。有一舉子試卷。有曰。天地軋萬物。萬聖人發。修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辣。試官刷。因以硃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果幾也。被黜之士。候修早朝。聚譟馬前。至爲祭文投修家。後三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修曰。除惡務盡。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

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修大稱賞。擢第一。唱名乃。劉暉卽幾易名也。修愕然久之。歐陽公爲翰林學士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蘇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於此竊善善惡惡之志。坡公

曰。韓通無傳。惡得謂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撰甲誓師。出抗而死。

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謾其祖武肅王鏐。重斂民怨。司馬溫公則載錢氏復稅寬民。是錢氏不因永叔謾傳。便失千載仁聞。永叔枉用這番曲筆矣。以子孫小嫌。重貶其祖。非君子所忍。永叔且然。何況後之職史者乎。

蔡襄爲泉州郡守。建洛陽橋。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溺死者無算。襄欲壘石爲梁。慮潮來不可以人力勝。乃移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

於海涯。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太守。啓之。惟一醋字。襄悟曰。神其教我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八日夕而功成。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在福建泉州府城東北。跨洛陽江。名萬安橋。

蔡端明作洛陽橋記。止言丈尺所費金錢與年月日時。首尾不及百字。並無一字誇張。言及神靈幽昧之事。今俗傳移檄海神。乃皇明蔡錫。非端明也。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以學行擢兵科給事中。升泉州知府。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爲文檄海神。募資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踰跟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人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於錫批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日酉時耶。刻於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訖工。更其名曰萬安橋。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錫累官至湖

廣都御史。又仁和鍾化民。字維新。其母夢蔡忠惠而生。中萬歷庚辰進士。宰惠安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駕海。難爲力。化民毅然修之。既刻期爲文告海神。潮不至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石云。五百年後。爲怪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後化民以太常少卿巡撫河南。卒於官。上特賜祠額名忠惠。出於宸斷。不由擬撰。而適與蔡襄之祠諡合。亦可異也。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間之燕。上顧問曰。卿鬚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衾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鬚寘之衾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君謨尤工書。書爲當時第一。仁宗製元昊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二字賜之。蔡京與君謨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君謨之孫佃廷試。唱名第。

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二佃終身恨之。

蘇洵字明允下第嘆曰此不足爲我學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出而應舉遂得高第及二子軾轍少年登第明允曰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吳宿性忠實外和而內剛嘗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術授宿曰其爲我營葬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知也僧曰子之志殆未可量歷樞密副使篤行若布衣時。

劉敞奉使契丹契丹使導行自古北口至柳河紆迴殆千里欲誇示險遠敞謂曰自松亭趨柳河路甚徑不數日抵中京何故道此虜使駭愧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駿也爲道其音聲色象誦山海經管子書証之契丹嘆服敞尤嗜古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

考知三代制度。極珍秘。每曰。吾死。子孫必以此蒸嘗我。其爲文尤敏贍。歐陽修每於書有疑。必折簡來問。敞對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

王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之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爲動容。立遣二女出。

歐陽修作隴岡阡表碑。僱舟載回。至鄱陽湖。舟泊廬山下。夜有一叟五人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齋碑入水。遂不見焉。修驚悼不已。黎明。泰和縣令黃庭堅至。言其事。庭堅爲文檄之。方投湖中。忽空中語曰。吾乃天丁也。押驪龍往而送至。修歸家掃墓。但見水洼中雲霧蒙蔽。有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

神宗頊

帝生時。羣鼠吐五色氣。幾成雲。其在東宮。嗜學好問。日宴忘食。英宗常遣內侍止之。居恒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御扇。常聽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下拜。其卽位也。勵精圖治。將大有爲。而不幸爲王安石所誤。海內騷然。

神宗年十三。居濮邸。一日晝憩便寢。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時以爲瑞。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豎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自稚養至大。則殺之。更養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餘。忽獲妖人於禁中。索猪血澆之。倉卒不得。方悟祖宗遠慮。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願別物。若羸時。只告罷了新法。

神宗庚申三年五月。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家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報畱趙武也。

司馬溫公言。昔與王介甫爲郡牧。判官包孝肅公。時號清嚴。一日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以此知其執拗。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光言。真僞不可知。即使其真。然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益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手自謄寫。凡三易草。顛倒塗抹數千卷。無一字潦草。端確如此。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死。

李清照。字易安。提點刑獄京東李格非之女。嫁趙清獻之子誠明。精工文藝。

尤賞識古玩。誠明蚤亡。易安改適。非類。自叙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此狙獍之下才。翟宗古有詩云。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是錯認清獻爲趙抃。故詩以惜之。按此清獻是趙挺之。挺之附會蔡京。拜尙書僕射。亦諡清獻。其家饒富。格非粧奩又厚。故易安渡江時。鼎彝書畫。至數十餘車。爭勝御府。清獻以一琴一鶴之家。那得有此富厚。且辱趙公有此失節之婦。故不可不辨。

王荊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室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就。何況賢輩。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俛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

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王荊公嘗慕馮道。唐介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止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色變。

王荊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借百官餞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先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廡過江東。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交接。荊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

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婦。京師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呂惠卿知延州。夏人入寇。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之。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兩日。卽拔柵去。大有邊才。古今人以小人目之。程頤曰。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可謂公論。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已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爲。卽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已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

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見莊綽裕雜助編熊補

曾鞏字子固。爲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導之歐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但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鞏曰。臣所謂吝。謂吝於改過耳。帝首肯之。

鮮于侁。閬中人。新法行。諸路騷動。侁奉使九載。獨以公心處之。常判利州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遂各爲奏。帝是侁議。諭曾布。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侁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之曰。上不害法。中不廢職。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司馬光當國。除東京轉運。曰。子駿一路福星也。

焦蹈。無爲人。四次鄉薦皆首選。元豐中。因禮部貢院火。乃別試。蹈爲第一。諺云。

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蕉。放榜六日而卒。
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奴訛者素嘯。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
約。某日當至帳勞部落。及期。雪深三尺許。左右諫地險勿往。世衡曰。吾方結諸
羌以信。時奴訛度世衡必不來。方臥帳中。世衡猝至。奴證大驚曰。前此未有官
至吾部者。今公不疑我。因相率羅拜聽命。

哲宗煦

仁宗與近臣論人材。曰。蘇軾方古人孰比。對曰。唐之李白。上曰。不然。自有軾之
才。無軾之學。上累欲進用。而言者阻之。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
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遂量移臨汝。

哲宗問左右。蘇軾視康者何衣。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上曰。此軾生西
方公案也。徽宗寶籙宮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曰。適至上帝所。

植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乃本朝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詞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嘉祐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蘇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冠多士。疑其門人曾鞏所爲。抑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擢第一。殿試中乙科。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後復試秘閣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來。制策入三等者。惟吳育與軾。

蘇軾知杭州。歲值飢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民有逋稅若干不償者。軾呼至。訊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

述。一郡稱嗟。

蘇東坡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者皆哭。無以語之。顧王夫人曰。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詩送我乎。王夫人不覺失笑。

坡公逮獄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公起居狀。適坡公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

坡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才難。遂輟膳而起。意甚不釋。

蘇軾謫黃州。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白居易西湖遺跡。爲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牓以蓄洩湖水。而

因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爲長隄。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葑不復生。而隄上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然人遂稱爲蘇公隄。其去也。以其有德於杭。民皆畫像供之。飲食必祀。

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舊稱明聖湖。蘇公守郡。上言西湖有不可廢者五。乃築長隄。以便行者。遂名蘇隄。自紹興建都。君相競遊嬉於此。金主亮聞而羨焉。卒起投鞭渡江之志。論者以西湖爲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

元祐四年。蘇轍奉使契丹。見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文數十篇。名大蘇集。轍寄子瞻詩曰。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熊氏曰。吾兒元翰。元楷。元襄。編法律叢書。日本國家圖書館亦購置二部在。世界速通後文人著作。流傳海外。並不足奇。

東坡楚頌帖云。吾來陽羨。船入荊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吾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圃。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趙孟頫跋曰。東坡云。欲買園種橘於荊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尙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爲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矣。

東坡在黃州。與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浪波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飲數過。翌日喧傳東坡夜作此辭。挂冠眠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敬聞之。驚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駢駒未興也。

宋時。杭州府治盧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自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

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

東坡季子過。字叔黨。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侍坡公居海外。其所爲文曰志隱。坡公覽之曰。吾可安於島夷矣。坡卒於常州。過移葬汝州小峨眉。遂家穎上。營河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小坡。蓋以公爲大坡也。

蘇叔黨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有此節也。

東坡之子過。范敦夫之子溫。皆出入於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係東坡遺腹子。故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

孫覲。字仲益。東坡南遷時。一妾有娠。不能從。出嫁常州孫氏。後七年。公歸宜興。道無錫洛社。至其家。覲時髫齡出見。命名曰覲。志賣見也。公問孺子習何藝。覲曰。學對。坡命對云。衡門稚子。璠璣器。覲應聲曰。翰苑神仙錦繡腸。公大奇之。覲後官尚書。世傳梁師成亦公出妾之子。何公之子多才且貴也。

元祐間。東坡知貢舉。屬意李薦。令叔黨持一簡與之。值其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之子章援與弟持來訪。取簡竊觀。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持去。已而果出此題。二章以二論抄入。援取第一。持取第十。放榜後始知竊取。深懊恨之。劉安世。字器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恨不得爲之。汝今幸居此。政當捐軀報國。卽使得罪流竄。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諍。旁觀

者至惴縮汗流。而安世自若。時目爲殿上虎。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同文獄起。章惇意必欲殺安世。貶徙梅州。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屬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守遣客勸安世自裁。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自若。但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也。判官未至二十里。忽嘔血斃。安世乃得免。

米芾。字元章。號海嶽外史。有潔癖。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巾幅少有塵。則濯之。客至。必濯其坐榻。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因屢洗。靴遂碎損。不可復著。嘗擇婿。得建康段拂之。字去塵。芾釋之曰。旣拂矣。且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子友仁。亦善畫。世號小米。

莊綽裕雞肋編云。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

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汗。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熊補

米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長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

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抱負趨出。餘墨濡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米南宮喜潤州鶴林寺松石沉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以護名勝。公歿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有宿願。遂奉祀焉。今在寺之左偏。乃袍笏像。

徽皇聞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鎖紙。水滴。召芾書之。上出簾觀看。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以硯匣鎖紙之屬盡賜之。

米南宮晚年學禪有得。後卒於淮陽軍。先一日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徽宗佶

帝崇道教。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詔大士僧爲德士。易服節。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時宗澤知登州。坐建神霄宮不虔。除名編管。

徽宗朝。任伯雨爲右正言。首擊章惇。疏云。臣聞之北使。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止行遣。由此觀之。如惇者。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者也。章入。上乃貶惇雷州。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京王氣盡矣。吾夜以盆直氏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更於宣德門外拙土嗅之。枯燥無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爲萬乘都乎。卽上書乞都洛陽。

方閏淳安人。與弟閔同業太學。一日兄弟同食藕。忽一士子來。曰。一彎西子臂。前一夕兄弟皆夢有告以七竅比干心者。於是同聲應之。士子取几間韻略詢其姓名而書之曰。特賜進士出身。方知爲徽宗臨幸。闈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閔至南京國子祭酒。

王黼雖爲相。事徽宗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令撻之取樂。黼窘乃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黼踰牆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不接。上笑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仲下來。神宗皇帝。

徽宗宣和七年。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鬚鬚。其人可四十餘。鬚長至六七寸。疎秀甚美。森然一男子矣。特詔度爲女道士。

元祐黨藉碑文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林靈素。一日同帝夜靜禮斗。至太清樓下。見有碑。題曰元佑奸黨之碑。靈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因作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明日以示蔡京。京惶恐乞去。仍勉留之。

林靈素見朝政日非。上疏曰。蔡京鬼之首。付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任之以兵柄。彗星示變。陛下不能修德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善以避之。若云數

不可逃。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歷。臣今暫辭龍顏。願陛下自愛。帝不允。靈素封鎖所賜之物。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觀溫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以久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言訖。端坐而逝。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觀。陳敏。字伯修。無錫人。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碑。敏不肯監司。促急。敏曰。謫司馬公爲奸臣。是謫天也。倅立之。敏碎其石。或咎敏。敏曰。我死且不辭。何劾之畏。遂掛冠以行。

江州碑工李仲寧。山谷名其居曰琢玉坊。官呼其刻黨籍碑。辭曰。小人因刻蘇黃二學士詞翰。乃得溫飽。今日名之曰奸。不忍下手。

陳葵。福州人。哲宗時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一日大風雷。宣和殿所立奸黨碑。爲震雷擊碎。得釋歸。

司馬溫公賜葬地。敕蘇軾作誌銘。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生於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植。繪圖傳之。司馬溫公隧道碑。紹聖初毀之。是日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石匠揮斤擊之。未盡碎。忽仆碑下。頃刻而死。

欽宗桓

靖康二年夏四月。金人再入京師。陷。帝如青城。議和不許。卽要上皇出城。以上皇命召皇后皇太子。又按籍盡索諸王孫。旣滿志。始北發。自帝與上皇以下及諸官吏內人技藝工匠娼優諸屬。自九鼎八寶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諸法物。以及三館秘書。爲之一空。是日大風吹石折木。冷如隆冬。靖康之變。金人取宗正寺玉牒。牒至。會使者以事出。戶部郎邵澤民。遽索視之。

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苦力不能徧存也。俄而金人按籍索誅宗黨。因投爐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言。人亦不知。

金兵再下。唐恪言於帝曰。唐自天寶以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駕西幸洛。連據秦雍。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適開封尹何橐入見。引蘇軾所論周之失。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遂幡然決計死守。已城陷。駕至金營。恪曰。計大失矣。一入那得復出。已還宮。復往。恪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及金人謀立張邦昌。取推戴狀。恪既書名。卽仰藥死。王婉容。宋宮人。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在車中自裂其額。絕吭而死。虜葬之道傍。稱爲烈婦人。

种師道奉詔勤王。止步騎七千。至洛陽。聞幹離不兵已逼汴。勢甚盛。或止弗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第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

都人知我來。士氣必振。何憂賊哉。遂沿道揭榜。言种少保領兵百萬。尅期且至。竟抵城西。金人退舍。

師道入朝。適金使王納在廷。頡頏無狀。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耳。已李綱罷。太學生及都人蜂擁至。伏闕呼號。願見种李。詔師道彈壓之。師道肩輿來。衆舉帷視之。曰。果我公也。爲聲喏而散。時師道春秋高。在兵間久。天下呼老种。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支。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聞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

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九十里。至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下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採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勿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而奕奕有光。行不擇崖。斬荆棘。其速如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張叔夜奉詔勤王。自將中軍。令其子伯奮仲熊分將前後軍。合三萬人上道。軍容甚盛。既至。與金人大戰四日。斬其金環貴將二人。而諸道迄無赴援者。城遂陷。叔夜被創。父子力戰不已。駕出郊。叔夜叩馬諫。號哭再拜。衆皆哭。帝回首呼

其字曰稽仲努力。金人謀立異姓。叔夜以死爭之。不能得。則從帝北徙。道中遂不食粟。惟時飲湯。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自是不復語。明日卒。

徽宗嘗議謁諸陵。有司預爲西幸之備。宋昇爲京轉運。治行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紀。髹漆至灰人骨爲胎。骨灰斤值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內古塚。衣冠醜兆。大半遭掘。又奉命補三陵。治泄水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用是致位正儀大夫殿中監。昇。宋庠之孫也。

靖康後。宋諸陵遭金人發掘。獨索太祖昌陵不可得。金人登隣山高望。儼然七陵。下卽其地。只六陵矣。累歲求之。竟不可得。每寒食。昌陵林木間必掛白銀紙。金人聞而疑。亦累歲。數萬軍馬。先寒食屯昌陵左右。密伺之。至寒食掛帛如舊矣。趙立。武衛軍都虞候。從徐州守王復。金人圍徐。嚴守禦。時無外探。六中飛矢。

三中兵刃。猶拔矢。裹創。灑血以戰。州守王復忠之。自持卮酒。揮淚以賞功。及城破。復死之。立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屍。大哭掩藏之。團結鄉民爲兵。軟血相誓。戮力平賊。諸軍奮勇。遂復徐州。乃立王復廟。歲時致祭。杜充守建康。命立會兵楚州。凡七破賊。立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箝破齒。鑿骨鉗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竦。而立神色不變。

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齋書誘立。立斬之。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之。立令拽出就戮。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一故人耶。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後金人圍楚州。相守百餘日。爲飛礮碎其首而歿。贈節度使。立廟楚州。諡忠烈。翁延慶。崇安人。以父蔭補官。靖康初。聊城縣舉義兵。從王若訥等勤王。至京師。南薰門。與金人血戰死之。贈朝散大夫。

徐徽言。西安人。大觀中武舉及第。靖康初。知晉寧軍。陰結汾晉土豪。欲擣金取

太原鴈門會朝廷議和。事中沮。後金人陷晉寧。罵賊而死。事聞。高宗嘆曰。徐徽言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贈彰化軍節度使。諡忠壯。

危翁一。光澤人家。貧業樵。靖康中。聞徽欽二帝北狩。哭三日。骨立而死。

李震。宋小校也。金人寇汴城。城陷被執。金人問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縛庭柱。齧割之。肉垂盡。罵不絕口而死。

史闕
卷十二
北宋紀

史闕卷之十三

南宋記

高宗構

高宗構。徽宗第九子。高宗未生時。徽宗夢錢武肅王討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昔以好意來朝。何故留我。今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兆也。須臾。韋氏報誕生皇子。卽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置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貫開封。原籍在浙。豈其生固有本。而武肅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而錢王所據十四州。政在浙西舊地。以夢讖之。良不誣也。康王質於金。與金太子共射。力能挽弓至一石五斗。三箭中筈。太子疑其宗室中之武藝者。非真王也。留之無益。命宋換質。康王間道竄奔。倦怠崔府君廟。夢神人曰。金人迫騎且至。王宜速去。已備馬門首候矣。康王驚覺。馬已在

側躍馬南馳。一日行七百里。河既渡而馬不前。下視之。乃泥馬也。入村庄午飯。聞追者果至。老嫗給言已去。追者回騎。由是得歸金陵。以延宋祚。

建炎間。高宗航海過越。元將琶八追之。勢逼紹興。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騎過。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爲趙氏鬼耳。擁出斫之。琦曰。若止斫我。有何奇特。若能熬我肉。剖我脂。爲大燭。燃我耶。琶八依其言。用芻縛之。舉以烈火。自首爇至踵。俟其燒絕。爲時已久。高宗遂脫。

高宗航海至越州西門外。名霞頭。天將暝。投土穀祠中安歇。夜追騎過祠外。竹篠叢生。將廟門遮住。追騎謂是竹林。策馬竟過。次日祠後大河無舟楫。忽有獨木浮至。乘之而渡。遂至明州。後人名其祠曰靈篠菴。名其渡曰獨樹港。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一殿。無瓦。而天雨。郡吏與漕司憂之。忽一椽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賠。

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高宗好養鷓鴣。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鷓鴣飛騰繞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紹興間。漁人獲得一琴。視其腹刻云。臣雷霄造。卽以獻上。高宗見之。泣下。乃建炎時渡海所失物也。

康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畫扇。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璫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以示康。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洗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扇大駭。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

帝旣正位。邢后已北。乃册吳氏爲中宮。吳性慧知書。常以戎服侍從。幸四明。衛

士謀爲變。問帝所在。后給之。得免。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武王白魚之祥。帝悅。時有劉貴妃者。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怒。命取爲枕。妃懼。始撤去。

宋紹興中。汴京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龜猶歸也。龜又介物。兵象也。冰有消釋之象。時秦檜主和議罷兵。自是神州陸沈。

宗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吏胥。祈免。澤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肥腴。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懼不戴。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以進。高宗日常御用。偶有一伶人在側。帝指環示之。此

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俱放在腦背後。高宗爲之改色。

張浚旣平苗劉之亂。入見帝。伏地涕泣待罪。上勞問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命。貶卿柳州。朕是時不覺羹覆於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因留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卽解所服玉帶以賜。

魏公治兵秀州。常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懷中一紙示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之賞格也。浚問欲何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公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及旦。斬死囚狗於衆。曰。此苗劉刺客。因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統制鄺瓊。縛呂祉。叛歸劉豫。張魏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樂飲。

至夜乃爲蠟書遺死士遺瓊言事可成則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豫得書疑瓊乃分隸其衆因殺之邊賴以寧。

趙從善爲京尹宦寺欲窘之科降設醮紅桌三百事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桌洗淨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卷繩之繫於夾道松柏左右照耀比於白日。

唐太宗蘭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閒薛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碑陰有牡丹賦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靖康之亂尙方珍寶悉歸胡輦獨留此石建炎初高宗駐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未踰月虜復南寇大駕幸浙倉卒失之紹興中密旨搜訪竟不獲。

宣和初。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時以偏將從王淵致討。師次杭州。賊奄至。勢甚張。大將惶怖。世忠僅以二千兵迎敵。設伏大敗之。賊遁入睦州青溪洞。世忠窮追至其地。賊方深據巖險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偵得其徑。令野婦爲導。獨身潛行溪谷間。直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先是有詔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及是辛興宗掠其功。賞不及。

韓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之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廷。其軍儲所積。殷富若此。

世忠在兵閒久。營中矢毒入骨。以強弩刮取之。談笑自如。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秦檜既主和議。世忠屢爭之。不得。則抗疏。詆其誤國。岳飛冤獄。舉朝莫敢出一語。世忠獨撻檜怒。極力剖白。曰。今日苟同。異時瞑目。必受

鐵杖於太祖之前。故雖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絕不與談也。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卽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見雞助
編熊補

岳飛。字鵬舉。生時有大鳥若鵠。飛鳴屋上。因名飛。未彌月。會河決。水暴溢。母姚

氏抱飛坐壘中。任其飄泊。適濤衝及岸。得免。人異之。少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初隸留守宗澤。爲秉義郎。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才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返。遂擢爲統制。澤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戰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好。存乎一心。澤更奇其言。自是遂以將略顯。

秦檜殺岳飛於大理獄。獄卒隗順負其尸。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購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殮焉。隗順史失載。

浙江按察使署址。岳武穆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聞武穆被收。抱銀瓶投其中死。按察司梁大用造亭覆之。榜曰孝娥井。於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天柱艱日爲月。禍忠烈。奸檜擊。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鐵。曹

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岳武穆死。有劉元升者。上疏鳴岳氏冤。且白檜所以死飛狀。天下義之。卒爲檜所戮。

岳震。父被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今遺有故宋勅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自鳴。岳霆。飛第五子。知兄震在。黃梅可依。潛奔聚焉。檜宿恨猶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爲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爲氏。孝宗登極。卹錄與恩者。祇原徙嶺南雲雷支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霖震霆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至今析爲十三戶鄂家云。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因南渡後。想見汴京舊事。故摹寫不遺餘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政不足觀。嗟乎。南渡後人。但知臨安富麗。又誰念故都風物。澤端此圖。卽謂忠簡請回鑾表可也。

酈瓊之叛。飛奉詔駐師江州。時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飛知其可閒。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若非我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若一往竟不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借名寇江。致四太子於清河。若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約豫同謀誅兀朮。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因割股納書。戒勿泄。謀歸。出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岳飛學射於周。同同死。飛家貧。朔望必鬻衣具。酒食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

岳武穆家無姬侍。吳玠欲納交於武穆。飾名姝以遺之。武穆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之時。却而不受。玠益敬服。

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

書曰。完顏亮死於此。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是生變云。錡善射。牙門水斛滿。錡以箭射之。拔箭水注。旋以一箭塞之。人服其精絕。或云。此卽古剡注法也。

李顯忠初生時。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其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箭矢置母傍。如其言。卽生。方墮地。卽立於膝。人皆駭異。長負絕力。金人犯鄜延。經略王庶募閒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卽請行。父永奇曰。汝年少。未涉歷。必累琦。顯忠曰。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敵時夜宿陶穴。顯忠繩穴中。得十八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疋。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延安陷入金。顯忠謀歸朝。事泄。舉家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以單騎免。投入夏。泣訴其故。乞兵二十萬復仇。夏主曰。爾能爲我立功則可。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患。令顯忠圖之。與三千騎往。顯忠晝夜疾馳。抵其帳。立擒以歸。夏

王大悅。卽爲出兵二十萬。會和議成。延安已歸宋。顯忠乃擒其父母者。盡斬之。而身入朝。

王德熙。帥姚古募卒也。金人入侵。古軍於懷澤閒。遣德謀之。斬一酋而還。補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乃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其僞守姚太師。左右驚優。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救。古械姚獻於朝。上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劉錡見之。事以兄禮。

牛皐爲岳飛部將。飛嘗遣皐攻隨州。裹三日糧。糧未盡而城已拔。僞齊嘗遣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遙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何爲。衆愕然。不戰而潰。其威名懾敵如此。會上巳日。統制田師中大宴諸將。皐遇毒。亟歸。謂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與北講和。不以馬革裹尸。顧死牖下耳。或言皐爲飛將中最善戰。檜惡飛。故先使師中毒之。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略。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婁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稱爲啼哭郎君。其爲敵所畏如此。旣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參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旣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呼。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

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悵。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省。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諡端狀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旣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乎。斬副將者。涇原都統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尙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搥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今尙論者咸稱其寃。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復自用。委曲爲魏

公庇。失其實矣。趙開轉運四川。總領財賦。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時張魏公撫蜀。欲議死。開白魏公曰。相君誤矣。引誠僞。加宣撫司印。卽真矣。黥其面。使治弊。是相君一日而獲三十萬錢。且起五十人之死也。魏公奇其言。從之。胡銓。廬陵人。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懸藁街。金人以千金購其書。得之。大驚。遂退師。秦檜怒其逆己。貶韶州。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爲工部侍郎。請祠以歸。復召以經筵。稱疾不赴。因陳時病五事。自號澹菴老人。張魏公云。秦檜專權二十年。只成就一個胡銓耳。其嫁女止漢書一部。匣一硯。此外無他物。

洪皓少負奇節。舉政和五年進士。能力辭王黼。朱勔婚。宣和中。秀州大荒。皓時爲州司錄。會網來。過城下。皓白守截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官易十萬人命。因全活無算。人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得脫者。惟過皓門。曰。此洪

佛子門不可犯。皓使金竄冷山。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皓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燃馬矢煨麵食之。其後悟室携之入燕。因得聞二聖居五國城。密遣人奏書。獻桃李栗麵。聞祐陵計。則北向泣血。操文以祭。詞致怨壯。讀者揮涕焉。久之會金主以生子大赦。放還。既遣。復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登舟矣。皓歸與秦檜言連日。檜不懌。他日謂其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及上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已因爭趙彬等家屬不可遣。若從遣。恐謂秦無人。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未幾。曠人劾皓。辱竄嶺表卒。皓留虜中十五年。身處患難。而屢振人於急。外戚趙伯璘。隸悟室戲下。貧甚。皓時矧之。范鎮孫祖平爲傭。皓言於金人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豢豕。贖而嫁人。他貴族流落者。皆力拔以出。獨爲檜所疾。不死於敵國。而死於奸讒。然皓殺後一日。檜亦死。

紹興二年。上策士張九成對策。略云。今閭巷之人。皆有父兄妻子之樂。而陛下貴爲天子。乃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轍乎。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憂驚自阻云云。楊時讀之。謂曰。自中興以來。未有此對。非正直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九成故從學楊時。九成每歲薦寒士十數人館地。而得大魁之報。謫南安。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倚柱觀書。庭磚雙足。跌阨然。公自題柱曰。老來病目。執書就明者十年。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許譽卿。婺源人。父大寧。有學行。嘗教譽卿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策有光。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贊李若水詞也。小子識之。後譽卿登籍。攻擊權貴。無少顧忌。數上書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漕。宋亡。三年不言。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謝壘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譽卿。陳剛中。侯官人。性慷慨。敢論

事。胡銓以劾秦檜貶韶州。剛中啓曰。知無不言。願借尙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怒。遂與九成同謫。客死。貧不能葬。士論惜之。宋高宗時。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門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州。慮有虜警。執政呼周生。書一杭字示之。周曰。杭字以右點配木上。卽爲兀朮二字。旬日之間。恐有警報。試之果然。後高宗命周生持一春字。生言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檜。死於戍。張守常上疏高宗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常思二帝母穹后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常思二帝母后瘡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常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常思二帝母后語言嘔笑受制於人。享殯御之適。則常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常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

理也。其詞激切。天下傳誦之。

岳飛之獄。羅汝楫爲侍御史。附會殺之。後汝楫既卒。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然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甫拜。竟不起。遽卒於像前。人疑飛憾未釋也。高宗時。郭倪爲將。每自比孔明。酒後輒詠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屏風便面皆書此二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人笑曰。此帶淚諸葛亮也。

孝宗瑗

孝宗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初封普安郡王。與恩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各賜宮女十人。閱數日。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一人無犯。皆完璧也。已而皆竟賜焉。遂立普安爲皇太子。虞允文將兵一萬八千。破金亮兵四十萬於采石。乃率兵趣瓜州。時李顯忠。楊存中等。皆以衆來會。戰艦畢集。允文乃臨江按

試令戰士踏車船於中流。上下三周金山。迴繞如飛。敵持滿以待。顧相駭愕。亮望見。笑曰。眞紙船耳。何捷疾若是。會金有內難。亮被殺。捷聞。上嘆曰。允文。朕之斐度也。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之。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王德征秀州賊邵青。諜言賊將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祇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我師乘之。遂殲賊衆。辛棄疾。字幼安。先任金。紹興末。縛宋叛將歸朝。一日陳同父造訪。將近。有小橋。同父引三躍而馬三却。同父斬馬首。往步而行。幼安倚樓見之。大驚異。遂與定交。有二妾。一日田田。一曰錢錢。皆因其姓而名之。並善筆札。常代幼安答尺牘。

光宗惇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累官學士。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事自任。本朝典

故尤悉力研考。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靖庸。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繁未集。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淳熙七年書成。上之。詔藏秘閣。李燾特立獨行。早著書。以秦檜當路。秘不出。及檜死。始聞於朝。張栻嘗曰。仁甫如霜松雪柏。絕無世味。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乃成。葉適以爲春秋後何有此書云。死諡文簡。

寧宗擴

后性甚妒。帝嘗於宮中洗手。睹一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帝啓視。則宮人兩手也。又因黃貴妃有寵。伺帝郊宿齋宮。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自是增劇。張詔嘗奉命爲介聘使於金。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審視。向之再拜。館者止勿拜。詔答曰。詔雖不識其人。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知必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

聞而喜。張威自行伍充偏裨。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繫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先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其臨陣戰酣。精采愈奮。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鶻眼。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楛。號紫大虫。揮之掠陣。敵無不披靡者。其行軍必若銜枚。寂不聞聲。史彌遠用事。拜右相。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語。倪思嘆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語。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駭懼。今昆命元龜。此舜禹楫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能無駭乎。彌遠怒。擢晦侍御史。卽劾思落職去。

理宗昀

理宗童時。育於母家。偕弟芮浴於河。鄞人余天錫自杭來。舟至此。忽雷雨。帝偕

芮避於舫側。天錫臥舟中。夢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問知其家世。心異之。天錫爲彌遠門客。知彌遠有廢立意。適感此異。歸白彌遠。後代濟王爲帝。理宗。太祖十世孫。寧宗無嗣。選立之。卽位頗崇儒學。詔尊朱熹集註。己工部侍郎朱在進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也。在位四十年。黜王安石從祀。而升濂洛九儒。表章正學。其功有足多者。惜也。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相繼用事。遂以貪地棄盟。啓釁速禍。理宗之后。宰相謝深甫之女孫也。生而顰黑。一目醫。理宗卽位。擇中宮。選及謝氏諸女。其家人不欲遣。會元夕。朝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乃送就道。旋病疹。疹愈。膚蛻。瑩白如玉。目醫亦去。時賈涉女有殊色。理宗欲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竊語。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遂立之。己同瀛國公北遷。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神像於昭勳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

繼隆。王曾。呂夷簡。曹偉。韓世忠。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凡二十四人。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值。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殮。一戰破敵。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帝昺

帝駐蹕於厓門山。爲元兵所逼。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海死。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墮水以殉。其視陳宜中輩委而去之。誠禽獸之不若矣。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貌豐偉。美皙如玉。秃眉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皆諡忠節。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

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天祥以法天不息對。其書萬言。不屬稿。一揮而就。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帝親擢第一。

趙時賞者。天祥起兵時監軍也。空坑之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被執。時賞時坐肩輿。元軍問爲誰。時賞給曰。吾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天祥以此乃脫去。時有係累至者。時賞輒麾去。曰。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用。以是得逸者甚衆。是時劉洙亦被執。臨行刑。洙頗自辨。時賞叱之曰。死耳。何必然。時多其壯烈。張弘範襲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劉子俊自僞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至。各爭真僞。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

文天祥被執。自鎮江亡入真州。欲東入海。道遇兵。伏坯堵中。飢不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漭去。漭解所懷金

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溫州。趙弼作文山傳曰。文丞相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險。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字羅。行初奠禮。忽狂飊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轟電擊。如怨怒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齊。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欲景泰中。賜諡忠烈。人不能知。故記之。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之側。朝夕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櫬。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訪尋文山夫人歐氏。

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尸。千載拾骨置囊。弁櫜南歸。付其家葬之。千載高誼。亦千載下所不多見也。千載持櫜歸。次日。其子夢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亟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亟爲除之。李卓吾銘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亦弩目。張氏何人。寘囊弁櫜。生死交情。千載一鶚。謝枋得號疊山。弋陽人。性豪爽。每與人論國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比之驚鶴摩霄。舉進士對策。極攻時相宋亡。變姓名入建甯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履。東鄉哭。人以爲狂。已去。賣卜建陽市。有問卜者。惟取米。不受錢。後忤謝天祐。強之北行。枋得卽不食。惟茹蔬果。至京。尋謝太后攢宮。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不汝若哉。病臥僧寺。留夢炎使人持藥雜飯米以進。枋得怒曰。吾欲死。若乃欲生邪。擲之地。終不食死。隆祐太后崩。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宋諸陵皆在伊洛。不日恢復中原。歸祔祖

陵。今暫厝會稽。定其名曰攢宮。元將浮屠楊總統發宋諸陵。徽欽二陵空無一物。徽陵惟朽木一段。欽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蓋二帝浮沈沙漠。實未嘗歸也。高陵骨髮盡化。止器數件。端硯一方。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一片。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枚。似同尸解。餘光寧理度及諸后。皆儼然如生。理陵珍寶尤多。妖僧倒懇其尸。灑取水銀三日。取其頂蓋以爲飲器。洪武元年遣主事谷秉義。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詔應天府尹瘞之高座寺。明年歸葬舊陵。立碑記之。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宋亡後。妖僧楊璉真伽。至會稽發趙氏陵。寢殘斷肢體。棄骨草莽間。珏聞之。亟貨家資得百金。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數十輩。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請其故。珏潛然具以實告。少年許諾。乃謀取四郊暴骨易之。斲文木爲匱。絹囊署其表曰某陵。散瘞蘭亭山中。樹冬青以識。越七日。真伽取陵骨。雜置牛馬酪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未幾楊髡被誅。稍稍傳播。唐珏義聲。

震動吳越。唐玉潛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香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羊之年。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烈。林景熙字德陽。平陽人。楊總統發掘宋陵。景熙故爲杭乞者。背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楊堯棄陵骨於草第。景熙鑄銀作百十小牌。繫腰間。取賄役卒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役卒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東嘉。楊璉真伽取宋陵諸骨。雜以牛馬骼。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置其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焚繞。經三日乃已。或云是天歷戊辰秋也。其塔至張士誠毀之。不言有唐林二義士。豈當時尙未知此舉耶。楊璉真伽發掘宋陵之禍。起於天長寺福僧。聞成於演福寺剡僧澤。方移理宗尸時。澤在傍。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遂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旣得志。富不義。

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產業。後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遇聞。屠而齶之。罪不加衆。各杖而已。

僧真諦。住德藏寺。性若駮戇。爲寺中樵牧。惟謹。元妖僧楊璉。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以雲聞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天。聞用水銀含殮。欲發屍淫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塚。真諦聞之。怒形於色。衆僧懼禍。力制之。及真伽五鼓發。衆出寺。真諦忽起。抽韋馱手中降魔杵。奮擊。真伽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靡不能拒。傷者百餘人。至有裂腦折臂者。人見真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撤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擾鋤畚插。皆爲斷壞。真伽大懼。謂是韋馱顯聖。不敢往發。率衆遁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行脚峨眉。不知所往。

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薙髮令下。亦纖須去其兩鬢。故文山

集中有薙髮詩曰。迴看鬢少原非我。只要心存尙是人。可是當日文山亦曾薙髮。劉鼎孫。江陵人。第進士。累官翰林學士。德祐末。從二王至厓山。陸秀夫負王赴海死。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沈海。不死。爲元兵所執。拷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死之。衛富益。華亭人。宋亡。日夜悲泣。乃設壇爲文。祭故相文天祥。陸秀夫及張世傑。聞者無不墮淚。門人謚曰正節先生。謝翱。字阜羽。福建長溪人。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間。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掛軍門。畧諮議參軍。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則徘徊顧盼。失聲而哭。嚴有子陵臺。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酌畢。號而慟者三。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欲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皆碎。聞者傷之。愛嚴灘山水。死卽葬於子陵臺側。以所著鬚髮集殉焉。

鄭思肖號所南。太學上舍。元兵南下。叩闕上書。宋亡不仕。因改名寓思趙之意。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聞北語。必掩耳急走。自題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畫菊云。甯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善畫蘭竹。自更祚後。畫蘭畫竹。俱不畫土。或問之。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臨終。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宋社旣墟。適意繙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有鉅眼。當自識之。

鄭思肖造心史二卷。名九九書。蓋篇中積九字。卽割裂錯綜書之。非細心湊合。則一字不可解釋。思肖以此書函之鐵匱。以錫錮之。藏於姑蘇承天寺。智

井中土蓋其口。是年爲至元二十年辛卯。至明崇禎十一年戊寅。相距二百四十七年。姑蘇大旱。狼山房僧達浚井。縋人下視。有鐵匱一函。啓之。則心史二卷藏之。墨香猶在。字迹如新。閩人林古度割裂補湊。遂成全書。上下二卷。蓋誌元初諸事。大肆醜詆。鏤板行之。金陵爲之紙貴。

謝緒。會稽人。東山太傅之裔。宋末隱苕溪。布衣慨然有澄清中原志。會天目山崩。嘆曰。天目乃臨安主山。今土崩。宋不振矣。遂不仕。及帝昺亡。誓衆曰。吾生不能報宋死。若有知。必滅此虜。中夜起作詩曰。立志平夷尙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胥天下誰能救。一死千年恨不休。湘水不沈忠義氣。淮灘自愧破秦謀。苕溪北去通胡塞。留此丹心滅虜酋。赴苕溪死。苕溪水漲高至丈餘。若憑其怒氣者。土人異之。立廟金龍山。至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呂梁洪虜在上流。我師失利。風濤忽捲。黃河爲之北注。海牙大敗。夜夢有神告之曰。臣謝緒也。昨黃河倒

注。臣實爲之。太祖驚寤。遂封爲黃河神。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讖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讖。故宮漏有六更。按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更頭之數。至德祐二年五月。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適如宮漏之數。

儒林

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爲草芥。臣可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尙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乎。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其所養可知矣。

胡旦喜讀書。性誇誕。晚年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嘗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唐乘家傳等書。凡三百餘卷。爲斲一大研。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

胡旦修漢春秋硯。時有何涉。亦以博洽著。人問書傳中事。必指某冊某卷某葉所在。而使人按之。並無謬誤。喻樛。字子才。精賞鑒。宣和間。嘗謂友人沈晦誠。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第二。會風折大槐。樛以作二簡遺之。未幾果然。趙鼎嘗以燮光遠免舉事。訪樛。樛曰。方今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樛二女方擇配。富人爭請婚。不許。及見汪應辰。張孝祥曰。佳婿也。遂妻之。兩人俱擢進士第。楊萬里初請教張魏公。魏公勉以誠。因名其讀書之室曰誠齋。韓侂胄築南園。屬萬里爲記。餌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自是臥家十五年。侂胄誤國事久。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邸吏報時政者。皆不以告。一日忽有族子來。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姦臣韓侂胄。專權無上。構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筆落而逝。

黃震嘗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卒也。卽令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實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之。俗遂絕。撫州飢。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八字。揭於市。米價遂漸平。活人無數。

文苑

馮吉。馮道子。善滑稽。尤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士宴集。卽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卽賦詩。詩成卽起舞。時人爰其俊逸。稱爲三絕。

郭忠恕。縱酒踈跣。逢人無貴賤。輒呼貓。嘗爲參軍。乘醉毆從事。自是削籍。遇佳山水。必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則鑿冰而

浴。尤善畫。遊王侯公卿家。或儲美醜。預張紉素於壁。乘輿輒畫之。意苟不欲。卽固請弗願也。太宗嘗召赴闕。宥佚自恣。上憐才。特優容之。益使酒謗讟。詔流登州。行至齊。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卽拊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後累月。故人取其屍。將改葬之。則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也。梅堯臣。字聖俞。梅詢從子也。工詩。爲歐陽修詩友。常言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詩人以爲知言。家貧嗜飲。士大夫時載酒過其家。談笑恢諧。與物無忤。晚年詩益工。時有傳西南夷布弓衣至者。其所織文。乃堯臣詩也。晁補之嘗官杭州。覽錢唐風物之麗。爲著七述。以謁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補之作。歎曰。吾可閣筆矣。自是名顯。家居葦歸來園。自號歸來子。雅慕陶淵明之爲人。其文尤長楚詞。李薦少孤能文。倉卒間落筆飛舉。蘇軾謂其筆墨瀾翻。有揚沙走石之勢。嘗拊其背曰。子才萬人敵也。軾典貢舉。偶遺薦。爲賦詩以自

責。因與范祖禹謀曰。薦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嘆。將同薦於朝。未果。及軾亡。薦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作文祭之。詞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孝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詞致奇壯。讀者神悚。

忠義

劉韜使金軍。金人館之僧舍。及京城陷。金人欲用之。使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請以家屬行。韜仰天呼曰。有是耶。爲索筆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寧事二主。此予所以必死也。書畢。令親信持歸報其子。尋沐浴更衣。酌卮酒自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徧題窗壁識其處。凡八十日。始就殮。顏色如生。

楊邦乂知溧陽。金兵陷建康。守臣皆出迎拜。乂獨不屈。自誓必死。刺血大書其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異邦臣。金帥使人說以官。乂以首觸柱。謂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利動者。旁一帥怒。取幅書死活二字示曰。無多言。欲死卽書死字。又奮筆書死字。大聲罵賊而死。

闖進使金。金人拘留之。已亡去。被追還。詰問對曰。思大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何故去。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凡三亡。乃見殺。臨刑謂行刑者曰。吾當南向受刃。南則吾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躄身直起。盤旋數迴。卒南向斃。潭城中有尹穀者。先舉進士第。知衡州。是時在園中。知城且陷。將不免。爲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救。但望見烈焰中。尹穀正冠端笏。危坐如平時。州守李芾聞之。曰。尹務實先我就義。眞男子也。

元兵陷太和。鍼工劉士昭者。謀復城。不克。乃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死而後已。卽以帛自縊。時又有王士敏者。慷慨不撓。題其裾曰。此生

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塊盡爲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宗室孟佖。與芮從子也。謀舉兵。事泄被執。范文虎詰其謀逆。孟佖曰。賊臣危我宗社。吾帝室之胄。誼當雪恥。乃更以爲逆耶。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佖至此。都人莫不隕涕。旣被刑。雷電晝晦久之。

奸臣

神宗朝。蔡確自知制誥。管御史中丞。又管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其置獄也。朝士自翰林學士以下。悉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馐。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餉之。如犬豕然。故久繫不問。於是幸而問。卽無事不承矣。章惇舉進士。爲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指軾書壁。軾懼謝不敢。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上。

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恬然。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拚命者。必能殺人。惇大笑。已果如其言。瑤華祕獄。惇主之。曾布實附會其事。初法議罪。猶謂魘魅事未成。不當取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孟后遂廢。章惇入相。會妻張氏病將革。囑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

蔡攸既得幸帝。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仔。多道市井淫媠語。以相謔浪。妻宋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攸爲副宣撫。陛辭日。適二美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帝笑而弗責。後語京曰。攸奏功成。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念四者。閻婕好也。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繳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卽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胆智敢假吾書。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時。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恥於自媒。乃刻詩於碑。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及走西夏。詭名張元李昊。到處題詩。元昊聞而怪之。招致與語。大悅。奉爲謀主。大爲邊患。奸檜此舉。却勝韓范遠甚。所謂下下人有上上智。

檜妻王氏。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者大者絕少。王氏對曰。妾家有之。當以首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太后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秦檜構格天閣。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絨毯以進。鋪之恰合。檜謂其詞已內事。大怒。因尋事斥之。秦檜建

第於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漕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與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檜之奸狀。施全爲殿司小校。俟秦檜趨朝。乃挾長刃遮檜肩輿刺之。透革不中。逮送大理獄。磔於市。自是檜出。必列軍伍以自衛。

施全刺秦檜於望仙橋下。不中。斬之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漢。不斬何爲。

洪皓歸自金。名節獨著。檜以金人會室撚語。不一月。遂去。室撚。黏罕近侍也。初黏罕行軍淮上。檜爲草檄。室撚時與俱。故因皓寄聲。檜方謂士大夫莫有知者。而皓語發其私。故痛以爲恨。先是韓肖胄使還。借金使至。求盡還北俘。而檜南北二語。適與脗合。故識者早知檜與金人共謀云。

方虜之以七事要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地。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

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奸險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程厚子山與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闔。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縹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尾有學生類貢進士秦塤呈。文彩豔麗。程兀坐靜觀。反復成誦。雖酒散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不曉其故。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此命題。此賦擅場。塤遂首選。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悞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鉅子浚。浚弟澤。皆盡忠孝。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判蕪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兵巷戰。死傷略盡。歸著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與弟澤殉父死。孺孝此論。可謂辨矣。然考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煥孽子爲後。名曰燿。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

於檜久矣。嗚乎。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妬婦殄滅其家。天道然也。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竝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墓誌銘耳。及孟琪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塚。

按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獲貨貝以萬計。盜被報而司法者末滅其罪。惡檜故也。

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孝宗疇昔思政之所。恒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有垂涕者。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請。易絨答詔。褒以元聖。四方投書獻頌。俱謂伊霍且爽不足儼。至有稱我王者。所嬖妾張譚王陳。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是時言路阨塞。臺諫皆其私人。每月舉論一二尋常細事。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於是恢復之議起。而卒

以自危。

初侂冑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語曰。釋伽佛。坐中間。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鬥象祖。打殺獅王。聞者絕倒。

賈似道少本博徒。落魄無賴。以其姊有寵。理宗爲貴妃。遂詔廷對。擢太常丞。自是博寵無忌。日縱遊娼家。夜卽燕遊湖上。通夕不返。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燈火異常。顧左右曰。此必似道。且訊之。果然。使京尹戒之。弗悛也。己歷平章。賜第葛嶺。襄陽圍急。似道日坐葛嶺。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淫樂其中。惟故博徒得入。縱博。餘人無敢輒窺者。會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似道見。縛而投之火。嘗與羣妾踞地鬥蟋蟀。酷嗜寶玩。爲建多寶閣。時時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乃發其塚取之。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

字與之折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似道默然。禮而遣之。恐泄其事。勅力士害諸途中。臨安失火。似道時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似道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直至太廟。似道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推劍護。里許即易人。倏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救熄。似道雖權奸。而威令必行。其才亦自有快人處。張邦昌偪處內廷。有華國夫人李氏者。數以果實奉。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尙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飾養女陳氏以進。高宗正位。邦昌等俱伏誅。凡僭號四十日。

二帝既北。劉豫受金人册命。僭大號。立八年。而仍爲金人所廢。廢之日。豫乞哀於撻辣。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聲接遠近。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又何言。蓋豫少無行。初入太學。嘗盜其同舍生白金盃紗衣。已官御

史。猶爲言者發其醜云。

史彌遠入對。請誅韓侂胄。皇后楊氏素恨侂胄。因彌遠懷中出御批。殛殺於玉津園。王柙以侂胄與蘇師旦二首至金。金主環御應天門。備黃麾。主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添其首。藏於金器庫。秦檜死。高宗謂近侍曰。朕今日始得免於護膝中尖刀耳。

史闕
卷十三
南宋紀

史闕卷十四

遼史

遼太祖億。字阿保機。生時才墮地。體卽如三歲兒。能匍匐。祖母異之。匿之別幕。塗其面。不令人見。三月能行。醉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者。雖髻齡。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百斤。已嗣其父。自稱天皇帝。后曰地皇后。太子曰人皇王。

穆宗璟。嗜酒無度。十三年之正月。自丁巳至乙丑。晝夜酣飲者凡九日。十八年正月。觀燈。先出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夕。三月如潢河。以獲駕鵝祭天。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甌。以貯酒。十九年正月。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初惑於女巫蕭古。製延年藥。至殺男子取其胆和藥。人有偵鵝失期者。則加炮烙鐵梳之刑。卒以嗜殺被弑。聖宗蕭后。小字菩薩哥。美而才。嘗以草薤

爲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八方天祥三殿。又以白金爲浮屠。俱極工巧。帝寵異之。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爲繡。車服相錯。人望之。共訝爲神仙也。無子。子宮人樗斤子。是爲興宗。聖宗崩。樗斤謀殺后。太子倍。太祖之嫡長子。封東丹國。號人皇王。太祖崩。太后欲立德光。倍卽讓位。德光立。頗疑之。倍曰。吾當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遂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報外國。於是攜美人載書。浮海歸唐。明宗迎以天子儀仗。妻以莊宗后夏后。倍性嗜書。初愛醫巫閻山水之勝。築室絕頂。署曰望海。爲市書萬卷藏其中。精音律砭病之術。尤工遼漢文章。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其子卽世宗。張儉性端恪。舉統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有所獻。雲中守臣進曰。聖駕辱臨。愧境臣無他產。惟幕僚張儉。真一代之寶。敢以爲獻。先是上夢四臣侍側。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

儉名悟而異。之卽召見。詢時務三十餘條。自此顧遇特異。陳昭袞勇而善射。兼掌圍場事。開泰中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疾。矢不及發。虎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急趨上前。捉虎兩耳。一躍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乃大呼。止勿射。虎雖跳逸。昭袞於不墮。伺便。拔佩刀殺之。上驚喜甚。卽日設燕。悉席上金銀器以賜。特加節鉞。

金史

太祖阿骨打初起兵。與遼將耶律謝十戰。大敗之。盡敵而止。時撒改來賀。請稱帝。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不廣。已破寧江。進至鴨子河。時遼將蕭糺里以兵十萬至。兩軍對壘。太祖甲士止三千七百人。會大風起。塵埃蔽天。輒乘風縱擊。遼兵遂大潰。先是人言女直兵滿萬。則天下無敵。至是始滿萬矣。尋卽帝位。太祖自將攻黃龍府。師次混同江。無舟。乃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

涉。曰。視我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僅及馬腹。既渡。使人測渡處。則深不得其底。先是鴨子河之役。太祖夜甫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驚起而遼兵適至。蓋皆有神助云。

熙宗合刺。蚤年頗英慧。後乃嗜酒。每與近臣飲。必夜以繼日。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但今既飲矣。明日當戒。乃明日復然。卒以酒敗。海陵王亮。南陵既臨江。會世宗卽位報至。因問改元云何。曰。大定。乃嘆曰。朕本欲平一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蓋數之前定如此。已過烏江。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未幾被弑。

廢主亮嘗自制尖靴。頭極長銳。云便於鎧。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戕。死於江上。大定初降。

封海陵。金兀朮愛一小卒之妻。殺卒而奪之。寵以專房。一日晝寢。竟忽見此婦持刃欲向。驚起問之。曰。欲爲夫報仇耳。朮默然。麾使去。卽日大享將士。召此婦出。謂曰。殺汝則無罪。留汝則不可。任汝於諸將中自擇所從。婦曰。誓不從人。朮縱之使去。張浩字浩然。世宗時。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以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上曰。誰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吾爲秦始皇。事遂中止。

紇石烈良弼。年十四。卽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世宗嘗問每具暮日色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西夏當之。陛下但修德以竣可耳。未幾夏有任敬德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亂。哀宗旣棄汴走歸。德元兵圍汴。崔立時自稱太師。爲送兩宮及梁王。荊王與諸宗室齊赴青城。是日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合五百餘口。次

取三教及一切技術諸屬皆赴北。大約如宋靖康故事。駐蹕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五里。自金章宗遊此。鑄駐蹕字。因名。上有臺。章宗自題棲雲。嘯臺下。觀野燒而獵。召其酋長擊毬。俄而自擊。自賞之曰。美乎哉。無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大喜。灌以酪。而石頂至今尙白也。

哀宗守緒。元兵攻蔡城。且陷。上謂侍臣曰。吾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與自古荒淫殘暴之主。等爲亡國。獨此介介爾。又曰。古亡國主。往往爲人繫囚。或俘獻辱於庭階。或閉於空谷。朕必不至此。朕志決矣。卿等觀之。未幾城陷。自縊於幽蘭軒。奉御絳山焚之。瘞其骨於汝水上。崔立性淫狡。每託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因令聚省中親閱之。擇有色者。日亂數人。猶爲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故殺數十人者。又薰索居民金寶。百慘倍至。會元兵入。立方在城外。亂兵入其家。悉取立妻妾珍寶。且盡立歸。無

如何。爲之一慟而已。其後立爲李琦等所殺。梟其首。以望祭哀宗。尸掛闕前槐樹。樹忽折。人謂樹有靈。亦厭爲所污也。完顏陳和尚。名彜。性高朗。好文史。通春秋左氏大義。居禁衛。人以秀才目之。元兵入太昌原。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震天下。後戰衛州。戰倒回谷。皆捷。及元兵破鈞州。和尚知事不可爲。趨避隱處。俟殺掠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擁至行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昌原衛州倒回谷諸捷。皆我爲之。令戰敗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勒其降。至砮足折脛。不爲屈。割口吻至耳。猶噀血而呼。死不絕聲。大將義之。酌以馬潼。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完顏絳山。當元兵入蔡。哀宗自縊幽蘭軒。近侍皆迸散。絳山獨留。放火焚幽蘭軒。爲兵所執。問爲誰。答曰。我完顏絳山也。兵曰。衆散何獨留。曰。吾君終於是。吾

候火滅。瘞其骨耳。兵笑曰。若命且不保。能瘞而主耶。絳山曰。吾主有天下十餘年。身死社稷。忍令暴露。吾逆知君輩必不遺我。俟瘞我君。寸斬無憾。兵以告帥。奔蓋。帥義之。曰。此奇男子。絳山乃拾餘燼。裹以敝衾。瘞之。汝水上。再拜慟號。將赴汝水。兵救之。後不知所終。麻九疇。字知幾。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曰。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寧懼父。大上奇之。金郭斌守會州。元梅竺通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劍驅妻妾集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其絕嗣。此其子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竺通聞之。惻然。命保其孤。

元史

太祖奇渥溫鐵木真

帝即位二十二年崩。疾將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暝。已卒。用其策滅金。耶律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籍。天文地理。律歷陰陽家。無不精解。太祖置之左右。每呼吾圖撒合里而不名。華言長壽人也。帝西討。回回禱旗曰。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主當野死。後皆驗。嘗從下靈武。諸將爭取玉帛子女。而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已軍中疫。得大黃。輒愈。

太祖北征。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鹿形馬尾。其高數丈。其色綠。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各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斯獸奉書而至。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此殆天使以告陛下。帝

卽日班師。

太宗窩闊台

太宗時。速哥嘗奉使至金。謁者令下拜。速哥曰。吾大國使。肯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速哥飲畢。卽懷其卮以出。已從歸途。默圖其山川阨塞及城郭堅瑕之狀以獻。因獻所懷金卮。上喜曰。吾得金於汝手中矣。太宗時。中原法制未定。官無儲積。近臣遂言。漢人無補於國。宜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諸利。歲可得良五十萬。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土人。辛卯。帝至雲中。十路歲輸畢集。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呈如此。卽日拜中書令。

汴京將下。大將以金人抗拒良久。議城下日屠之。楚材聞。馳奏曰。將士暴露。數

十年所欲得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尙猶豫。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弗問。得民百四十七萬人。楚材與諸王燕。醉臥車中。帝臨平野望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方酣睡。怒其擾已。忽張目視。始知帝。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而不與朕共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飲。極歡而罷。帝性嗜酒。日與諸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一日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况五臟乎。帝語近臣曰。汝曹愛君。寧有如吾圖撒合里者。卽勅近臣進酒二鍾而止。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生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太宗疾篤。醫言脉已就。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

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驗射。無以爲樂。獵五日。而帝崩於行在。

先是西域諸國及宋與高麗使者來。語多誇詡。帝頗厭之。一日適諸國使咸在。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此殆神人。本國實無有。帝乃曰。汝等向多浮言。惟此言不妄。吾亦知汝國無此人也。已太宗崩。楚材亦尋卒。有譖其爲相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者。是時乃馬眞后。命近臣覆閱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世祖忽必烈

宋鄂漢降臣張宴然等。上書乞存趙祀。帝召赴闕。諭曰。卿言良是。比奏至。已詔伯顏按兵不進。仍遣廉希賢持書往諭。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朕復何尤。卽

權臣賈似道。朕尙無罪之之心。况肯令趙氏乏祀乎。是時似道方誇戰勝以給其主。凡北使至南。恐其敗露已事。每拘留之。無得達者。宋遂以亡。湖州長興縣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箬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宋末屢浚治。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所司以聞。賜名瑞應泉。

宋亡。其幼主朝於上都。是日大宴。后獨不樂。唐詰之。后曰。妾聞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使吾子孫及此幸矣。一日又召后視宋府庫舊物。后徧視訖。無所取。帝怪之。后曰。宋人蓄貯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我。我何忍取。帝爲惻然。

史天澤年四十。始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居恆未嘗自伐其能。及臨大節。議大事。輒毅然身任天下之重。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初其以權勢自張。答曰。君亦聞韋澳之語周墀乎。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自天子出。

何權之有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以比郭子儀與曹彬云。劉秉忠八歲。日誦千言。年十七爲府令史。鬱鬱不樂。一日投筆言曰。大丈夫不遇當阬居求志。乃汨汨刀筆吏乎。卽棄去。隱武安山。久之。天寧虛照禪師招爲僧。俾掌書記。後至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名。邀與俱北。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卒爲一代元勳。秉忠學無所不窺。尤精易及邵氏經世書。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解。論天下事若指掌。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儒素。居恒優游嘯咏。自號藏春散人。世祖常言秉忠術數神奇。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世祖在潛邸。秉忠上書數千言。皆天下大計。已卽位。秉忠謀謨帷幄。不離左右。然猶不改舊服。人稱聰書記。聰書記者。因其爲釋時。嘗名子聰也。後以學士王鶚言。始拜官。尋入中書。妻以寶默之女。扈從上都。忽築室南屏山居之。是年秋八月。無疾端坐而

逝。其爲詩瀟散閒澹。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對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因命秉忠監築京城。開土及一巨穴。內有紅頭虫。不知幾萬。世祖以問秉忠。曰。此何祥也。對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艸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及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

郝經讀書萬卷。尙氣節。其文豐蔚豪宕。詩多奇崛。嘗爲國信使使宋。被拘十六年。宋亡經還。是歲汴京民射鴈金明池。及擊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爲。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孤臣有帛書。得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

放鴈。獲者弗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營新館。

成宗鐵穆爾

帝卽位。下詔蠲租。浙江行省曰。上言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他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詔曰。可。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趙孟頫。字子昂。至元中。程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逸才。以孟頫見。孟頫才氣英爽。望之若神仙中人。世祖一見。喜甚。從容諮訪治道。命坐右丞葉李上。有旨令其出入宮門無禁。一日行東御牆外。道險馬墮。至傷其股。帝聞。爲移御牆稍西二丈許。其見禮重若此。仁宗與侍臣論文學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云。又嘗稱孟頫詩文奇逸。讀之飄飄有仙氣。所作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皆妙絕名天下。

嘗有天竺僧涉數萬里來求其書爲國寶。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無不精緻。所著有尙書注。又著琴原樂原。及律呂不傳之祕。趙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絹。遇絛葛。肌卽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之宗室。懼爲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據案書牘。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曰。此不過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仁宗命趙子昂之妻管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子昂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宦者李邦寧。宋小黃門也。宋亡。入侍世祖。稱旨。遂見親任。階金紫。屢攝大祀。仁宗卽位。當釋奠國學。邦寧以舊臣隆任。奉勅攝祭。文宣王甫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無能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地。良久始成禮。邦寧驚悸累日。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

燕鐵木兒既附文宗謀逆。秉大權。恣橫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凡四十餘。至有交禮三日卽遣去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一婦。色甚麗。問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未幾病溺血卒。

明宗和宗疎

帝既位於行殿。特命臺臣曰。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缺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風紀肅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木深。其勢然也。頃之被弑。

順帝妥懽帖睦爾

宋少帝既羸降元。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

檻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攫拏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蜜知之。乃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金石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爲周王。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遁來的爲子。卽順帝也。其生之年。爲大德七年庚申。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君。旣卒。國人諡曰惠宗。順帝好觀古名畫。夔夔進郭忠恕比干圖。一日帝覽宋徽宗畫。嘆賞不已。夔夔徐奏曰。徽宗洵多能。惟一事不能耳。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國破身辱。皆由不能爲君也。帝爲改容。小雲石海涯。自號酸齋。年十二三。膂力已絕世。嘗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已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其三。運槊風生。觀者辟易。或挽弓射生。上下峻坂如飛舉。已復折節讀書。目五行下文不襲故。而獨奇峭。歌行樂府。慷慨激烈。居恆雅歌投壺。意所暢適。絕不爲形迹所拘也。余闕進士及第。順帝時奉命

守安慶。會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溇城下。闕率衆乘城。晝夜不得息。屢擊賊敗去。會羣盜四面蟻聚。外無一甲之援。勢不支。闕猶徒步揮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闕愈憤激。孤軍血戰。身被十餘劍。城遂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剄死。其妻若子若女。皆赴井死。是時城中士民。至相率登樓。自指其梯。曰。吾寧從余公死。不敢與賊俱生也。

順帝末年。怯薛官哈刺章。夢太祖召見。曰。吾勤勞取天下。以傳爰懽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臘不克肖。廢壞我家法。若不卽改圖。天命去矣。爾是吾功臣後。故語汝。汝亟以吾言告爾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告。吾卽殛汝。告而不改。吾自處之。達禮麻識理。知而不言。焉用彼相。吾今先殛之矣。及旦入朝。具以夢告帝。令告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禮。已無疾而卒。馮三。湖廣省中一公使也。目不識書。而性獨烈。盜陷湖廣。掠三以從。三曰。賊名惡。我豈可爲。衆強之。勿從。且罵

賊怒。乃縛諸木。而舁之以行。漸剗其肉。三罵愈厲。至斷喉而死。是時三之妻。號泣從其後。每剗肉落地。輒俯而拾之。納布裙中。已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投江而死。趙宏毅。嘗受經吳澄。官編修。明兵入都城。宏毅曰。臣各爲其主。遂自殺。其子恭。職中書管勾。曰。吾父子同食祿。父已死。吾何忍獨生。或曰。官卑。何自苦。恭叱曰。忠義人各自盡。寧問職之崇卑乎。輒公服北向再拜。亦自殺。時恭女官奴。見恭死。方大慟。適隣嫗數輩來挽之出避。女曰。我未適人。避將安之。羣嫗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終須一死。亦自殺。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惟見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噬。乃盡殺三虎子。復礪巨斧立壁間。伺虎至。斫之。裂其腦。已復操斧伺牡虎於巖畔。牡虎至。又斫之。明三亦遂僵於岩畔。立不仆。張目如生。執斧牢不可拔。徐氏。名彩鸞。浦城徐嗣源之女。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輒歔歔墮淚。至正中。賊寇浦城。

徐氏從父逃。賊及之。欲殺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逼徐氏。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父可急去。賊乃拘徐氏。至桂林橋。徐拾炭題詩壁間。末云。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題畢。厲聲罵賊。投水而死。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塔。得值兵火。以和尚墓獨全。人稱其有樗里子之智。張天兩。字伯兩。錢塘黃冠。號真居。宋張九成之裔。後入華陽洞。自號句曲外史。初見虞伯生。全不言儒家事。只問道家典故。雖答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伯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兩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伯生書。必稱弟子。伯生名集。世稱邵菴先生。宋丞相允文之後。王冕。字元章。會稽人。號山農。人目爲狂奴。當天大雪。乃赤脚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王元奉於香爐峰下。種梅千樹。架屋其間。暑曰梅花書屋。嗜畫梅。畫成。

輒題詠。有詩曰。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遂遁去。後明太祖物色得之。因與糲飯蔬羹。山農且設且食。應制作一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上喜甚。謂可與共大事。授咨議參軍。一夕暴卒。陶宗儀字九成。號南村。崎嶇亂離。每以筆墨自隨。作勞之暇。時時休於樹陰。有聞見。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去則埋於樹根。累盎至十數。一日進發。其藏成帙。題曰輟耕錄。顧仲瑛遭亂。盡散其家貲。乃削髮爲在家僧。自稱金粟道人。乃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楊廉夫嘗得古斷劍於洞庭湖上。煉以爲笛。名之曰洞庭鐵龍。又得胡琴於大陵呂氏。得宋徽宗象管於杭老宮人。得文文山石硯。上有玉帶文。得賈秋壑古琴於赤城。得秦始皇古陶甕。盛酒其中。經歲不變。而折花其中。又能自葩實。

不死名之曰陶氏太古春。以六物爲客。自居其間。總而名之曰七客寮。楊鐵崖晚居柳湖。嘗曰。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柳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侶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飲使第池臺花月主者。乏音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使高讌。余未嘗不在其坐。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鐵龍仙伯。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神仙福人。且畫公小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鐵崖晚年臥起小篷臺。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嬾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忌。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洪武初。太祖將召楊維禎用之。令近臣促入京師。維禎託疾固辭。作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爲秦嬰出。黃石終從經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爲傍人取次裁。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遂赦之。

倪元鎮所居。有清秘閣。雲林堂。其清秘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元鎮名。欲見之。以沈香百劬爲贖。元鎮令人給云。適往錫山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按梅花。夷人以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元鎮蜜令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謂古玉器。西設古鼎彝等器。夷人方驚顧問。其家人曰。聞有清秘閣。可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倪雲林山水。早歲學董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以爲師馮覲。覲闔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肯師

其畫法。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尙無事。元鎮日鬻其田產。不事家業。惟逍遙吟咏。兼寓之意於圖畫。人竊笑之。後兵興。諸富家田產。飄剝殆盡。人始服其先見。倪雲林善畫山水。獨不寫人物。高皇帝問曰。見卿山水。俱無人物。何也。倪曰。世無人物可畫耳。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者。世居縣十五里外。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址。有瞽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義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者過肆。義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鷗鷺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書授義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義山後占卜如神。紅巾賊起。邑人以義山下。皆知豫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詎知義山神卜。恨欲殺之。義山匿朝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蜜藏其書於胡蘆石洞中。臨終。囑其子曰。某年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洩。後

劉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義山家。其子如義山言。授以書。伯溫遂棄官歸青田。以孫炎聘。見明太祖於金陵。

史闕
卷十四
遼史紀

跋

右史闕十四卷。寧都下河巡檢蔣君芝樓貽余者也。芝樓得之吳門肆上亂書堆裏。題曰古劍陶菴張岱紬。岱之爲人不可考。其旨法春秋書夏五闕文取義之意。上自伏羲。下逮金元。有明一代不與焉。意其時明史未之修與。其所序述。有與正史事同而文異者。有與正史全異者。辨證博洽。持論平允。熟讀百史而得間者也。原本密行密格。未經繕寫。紙色甚舊。摺痕皆斷裂。殆非近時所抄。間有失序差錯。字畫魚魯。余與屠君愚谷同爲考訂。愚谷之力居多。且手錄一通。置諸案頭。愚谷之舅氏徐君谷耘。於余爲內兄弟。其於異書。有嗜痂之癖。見之狂喜。任貲付刊。閱三月而竣。於虜。向不爲芝樓所得。沈埋於廢紙叢中。歸於一炬。余何由得見。谷耘不卽爲壽之梓。藝林亦不及共賞。今其傳也。豈偶然哉。芝樓名曾灼。吳縣人。時道光四年。歲次甲申。閏七月朔。吳興鄭佶柳門氏跋。

張岱。明末人。著有陶菴夢憶。行於世。鄭氏言岱之爲人不可考。殆未見夢憶一書故也。中華民國七年十月熊佐虞。

